研幾錄

中離先生研幾錄序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藴之曰性由之曰道動之微曰幾性也道也人皆有之人皆可能者也喪其有而弗能非他慢于幾而已矣故研幾者率性之括脩道

之樞要也是故學聖也者致中焉已矣致中也者惟精焉已矣惟精也者精于幾也精于幾則莫非道心之運而人心無自萌矣此理欲之源王霸之分聖愚之判毫釐千里不可忽焉者也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書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學者

舍是無所容其力矣是故克己

非幾弗净圖事非幾弗遂感物

非幾弗通聖人知幾大賢庶幾

學者審幾大哉幾乎一真百真

一妄百妄有即百有無即百無毫釐千里不可忽焉者也是故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非幾也言而後信動而後敬非幾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志常存念常一精神意思常凝定而虛明而

後一有萌焉必覺也一有覺焉
必究其善去其不善是之謂研
幾吾
老師中離先生年十六聞講中
庸遂志聖賢之學然求之十餘
年而不得其門迨獲師承脩之

二十餘年而未成厥志一旦悟曰吾慢于幾已乎吾無貳其事而德弗崇無弛其功而質弗變吾慢于幾已乎乃嚴乃惲惟良知是則惟萬感之微是慎焉斯日新矣三極等日侍而日見其

精也錄其言曰研幾錄皆發明
要約以貞夫一者也謀諸同志
梓而受之用作于觀省
嘉靖乙未冬日南至門人鄭三
極謹書

讀中離薛先生研幾錄

參少從家大人受書則有中離先生研幾錄曰先生爲陽明首座讀此有裨聖學時有事帖括解者十七所未解者十三比仗斥家食搜此書無有姑就先生裔孫諸生士彥茂柊得抄本讀之見其精深恢擴直發前人未發聖

人復起不能易矣近來姚江標柄人閒疑其支離先生之學有入門歸宿而一生氣魄百折不回真爲姚江功臣第此書殘闕祇存千百什一姑綴數語簡端俟獲全書當敘付剞劂爲先生傳神歲己酉鄉人後學林熙春識

研幾錄

揭陽中離薛先生著　門人鄭三極輯
歸善葉萼校

立志眞切。界限分明。方是學。

收斂歸于一。發用出乎一。安有不是處

有問孔門未嘗言頭腦即事是學今人言之終恐涉虛先生曰否如居處執事與人是事恭敬忠便是頭腦何嘗不言

論語首章爲學規模已具然未道破學之用力處故

次章便說爲仁爲仁只是孝弟孝弟是良知良能萬善從出之地故謂之本第三章又說仁之弊恐人在言貌上做工夫既知此意只是誠切用功學便可成故繼之以曾子之言此孔門宗旨記者之意也

道一而已聖賢雖千言萬語功夫則同不同便是異端會得一時方是知學一者何天理也吾心之本體也語其一謂之誠語其主一謂之敬語其無雜非一謂之貫就語求仁語博文語集義語致中和

語道德九經皆存天理別名耳會得便見萬物皆備於我

問良知天理異同曰知之良處即是天理昧其知失其良則爲人欲蓋自明覺而言謂之知自條理而言謂之理非二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坤毀無以見易

君子義以爲質義則善矣更有禮行遜出信成乃爲精義乃爲盡善

意中若見自家是處便是魔若見人不是處亦是魔

無事昏沉。有事滯着。其病一也。惟作得主宰。則精神
常聚。精神聚。則本體常明。
審而後發。尚未能寡過。況輕舉遺悔。妄動取困者乎。
做得功夫是本體。依得本體是功夫。又曰功夫即是
本體。本體即是功夫。此先師發明前聖所未發者
也。

大丈夫如、何肯作市童憐之事。

廓然無物之中。有悠然有事之意。

三聖授受、在惟一。致一之功。在惟精。持不迷之旨。為

過時之學。更宜猛省。

三德之用聖人妙用也而正直之用亦非一如孔子
於孺悲於冉子請粟可見

孟子說箇體之充。讀之三十年。未能知其味。蓋不充滿。不能流行。不誠切。不能充滿。故曰專心致志曰欲罷不能。曰發憤忘食。皆自一充字進。

所向有物。即爲物縛。所存有善。即爲善累。

忽其細者。未有能成其大者也。慢其下者。未有能恭其上者也。

一毫不放過才立得起一毫不苟簡才精得去

學須要勇。勇則氣充。內直而守固。

聖人惟能容天下之惡。故能化天下之惡。惟能取天下之善。故能成天下之善。惟能受天下之教。故能教天下之人。惟能用天下之智。故能成其大智。惟能任天下之能。故無所不能。

學要常醒悟不然得力處便是受病處悟入處便是自畫處何也至誠之道夫焉有所倚一倚便是病

不着事便無事不逐物便無物

質美未學善人也不爲不善是質美未學何學也世儒謂未探討探討惡能入聖人之室大將請問曰學是學求至善不爲不善則所爲亦皆善矣但求之事迹無事則無學矣須是常虛常明無動靜無人我此意常存久而純熟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忠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忠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

上乘學含之便昏憒無用力處

即望道而未之見便是道體若有一毫自見即壅塞矣

無爲人務。無爲習變。無爲事勝。無爲物奪。

志剛而色和。氣昌而情斂。理直而詞遜。

竪刮起來件件有事事能一齊放便過不見

閑靜中用得功應酬勞擾中用功不得是有根在故其動易撓其物易引洗得意根淨乃過此關

處怯處逆。氣不動則心明。而事自直。一動便窒塞不

通。

有此念便有此事起一意便成一欲故獨不可不慎也

論事取其要。論人取其長。

自處恪惆則義日精處人渾厚則衆日親

思前筭後萬端起滅不將不迎一念見在

塞乎天地。更無他物。只是此氣。氣清則和。氣濁則亂。和則百善生。亂則百妖作。皆氣之爲也。故知言在養氣。養氣在集義。

後儒紛紛理氣之辯為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

自任重則自治密責己切則責人輕

居官居朝得行其志者遇也不得行其志者勢也如欲必行於勢必有所瀆居家居鄉得行其志者遇也不得行其志者情也如欲必行於情必有所傷瀆與傷失中和之體君子弗由也

隱惡揚善處人之道也

二人之言未可擬一時之見不可定

有爲聖人之志則工夫自緊人欲自消

心一也然大人以大事之細人以細處之常人以常

體之則各得其理而無惑

招尤取謗必有端非其學非必有其事非非有其事

非必有意氣言貌非三者旣免然後不見是而無

悶

自卑而尊人禮也廓而達之道洽而情周

成王不知周公趙清獻不知濂溪意同而未察者也

察則一矣伯夷不知武王晏嬰不知仲尼意殊而有蔽者也雖久不察

學未知頭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

大凡人有三種。有爲善底人。有爲不善底人。有不爲善。不爲不善底人。爲善者君子也。其純爲聖人。爲不善者小人也。其純爲盜蹠。不爲善。不爲不善。只是隨時順人意。所謂未免爲鄉人者也。其純爲鄉原。

學要懇切。懇切便立得起。擺脫得下。顏子欲罷不能

孔子發憤忘食。皆此意也。北宮黝孟施舍。粗猛人也。孟子奚取焉。取其銳意向往。不顧利害。然却要有本領。有下落。不然。只是意氣。故便說出箇本體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養得此體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一毫邪曲。便非集義。便狹小。便屈撓。便有慊於心。師友載籍。皆是栽培此意。今人稍懇切。即恐助。稍寬適。即恐忘。故未知集義功夫。先講勿忘勿助不得。

神至剛亦至柔。剛而不柔。柔而不剛。非神也。

人和讓。則精神長。暴戾則精神退。暴戾甚則精神藏。

學要根本正當。不妨數改。數改則數進。如萌甲之物。一番剝落。一番長。

學有三節。初則捨非求是。中則有是無非。後則是非俱忘。

安宅是良知無歉處。正路是良知直遂處。一毫有慊便展轉不安。一毫不直遂。便非本體流行出來。非正也。

衆人擾擾吾心不巧與言飄飄吾心不搖衆物離離

吾心不馳

有邪夢者。有邪念者也。有雜夢者。有雜念者也。惟寂然不動。則能無夢。感而遂通。則有應夢。

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逐於物。局於事者也。進中有退。退中有進。得中有喪。喪中有得。在吾取之而已矣。吾能取之。則命不能限。物不能病。天不能為。人不能使。險夷順逆。處之一也。

本體如一圓之璧。弗鑿何缺。如一片之白。弗點何汚

故慾也者。自欲之也。自欲而自克之。自勞也。謂不

能克都自誣也

聖人應用謂以體應即不昦蓋萬感萬用皆在本體昭昭寂寂中昭昭寂寂者無際隨感隨應者如太虛中一雲一雨耳固非以此應彼也若以此應彼則動矣

凡事凡物有幾有漸幾處弗察漸處弗反則積咸不可遏勢成不可回

以心安心即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

與元凡云吾聞之既欲何能克不欲何須克視欲如

刀如箭何欲之有

精氣完固，神思充暢；精氣耗蝕，神思屈乏。

真志不存，如無主荒地，蔓草自生；牛羊自牧，求無忿慾，不可得也。

應物見物，物者而不見物；應事見事，事者而不見事，則應自當。

良知者吾心之明覺也，常明常覺，便是作得主，常作得主，則一刻萬年，一念百慮矣。

未能廓然順應，故有用力處，於廓然順應之中著一

毫力不得

心之體其明不可掬一掬便塞其大不可拘一拘便礙其得不可喜一喜便散其運不可懈一懈便息其神速不可測一測便離順適充養使如草木之方生忻忻向榮如兒童之方孩熙熙穆穆自然光明長成倏入聖域矣

真機要常養今人重外輕內役心如奴終日只是害味孟子寒暴二字可知

害心害道有四智者馳逐愚者迷忘賢者執滯不肖

者愁悴。

一刻不閑度。一念不妄起。一事不苟作。此是兢兢業業。斬斬截截的工夫。

學要從頭整頓。徹底磨洗。使當地清怜。事事鮮明。若一刻不清怜。一事不鮮明。便不能日新

天下之害。最怕行高而學蔽。論處是。作處不是。夫行高足以孚召小識之人。而拒遠猷之士。故其害不可破。介甫之類是也。論是作不是。則人不能難。善不能入。虛談不切實用。故其害不可救。趙栝之類

是也

此心隨處昭昭不染着者即是道體即是主宰即是工夫

學者病痛雖多要之只有二端陽病驕陰病吝陽病輕陰病惰陽病生事陰病廢事

不立一幟不滞一隅廓乎其大沛乎其順烝烝而學已者其善學乎

有所不足速學有所未能速學

天下事不可便委饒隨吾分義爭得一分是一分決

得一寸是一寸。

有範圍天地吞吐日月胸懷。乃是此様人。乃做得此

様事。

得常不滿法。則隨地可樂。

臧否太明。甚害事。不敢小過。亦害事。

求得處若欲得。求順處若欲順。最是大病。

功純主定則普照旁通若志念未一雖有見隙明耳

雖有是一得耳

心神不可勞費。亦不可隳頹。勞費則敝。隳頹則昏。免

此二害斯得其養

名節威儀文辭藩籬也有家必有藩籬然謂藩籬爲家非也謂家不用藩籬亦非也

作室先垣墻而後棟宇者不成爲學先聲華而後本實者不成

古人有寧饑死不苟取凍死不苟受餓死不苟依違以求成故能審取舍安去就

古今物障者易解理障者難解

孟子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

之心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
傳受之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
睹之若無睹而有常睹則其視明聞之若無聞而有
常聞則其聽聰
學有頭緒凡過差只是有懈不懈便是體乾不息安
得有差
御童僕臆衆庶好罵善撲者忿疾求備之心為之祟
也苟虛心體悉因物付物便有箇矜不能耐訓誨
之意

平素粥因喜一物欲取喫之忽覺此心又是舍以善推之合行即行合止即止當生即生當死即死乃是

致知格物實學

夜夢自念云無使一事之非義不致一夫之失抑

工夫未有頭緒須尋頭緒既有頭緒須求無間斷最怕平平穩穩無巴無鼻過了日子便落禪宗道會須體當精精明明有任重致遠之意藹然惻怛與物同春乃是吾儒面目

眼中見一毫有待於外即是走作

君子藹然皆春生惟當任而後有秋殺之行而無秋殺之心

臨事多忙事過而悔者事蔽之也日間不清而夜清者動擾之也

自衆觀之有聖人之分量有賢人之分量自一人觀之有少年之分量有晩年之分量自一時言之有通時之分量有蔽時之分量

脩譽而後得譽避謗而後無謗知其然從而脩焉避焉固不是故行不脩不避亦不是其本正其迹明

自然二者之病

人生天地如氷融結于水中耳迴其清處結氷仍過其濁處結氷黑寒氣除結氷厚寒氣輕結氷薄此賢愚通塞脩短之理也人何容力之有學問之功消融澄瑩脫換胎骨此變化氣質之道也

不正不萌不時不萌不切不萌念一而心存矣

問為政奚先曰在正士習士習正皆知舍其行私自利而惟以萬物一體為心然後公是公非明於天下致君澤民自有緒矣

畜俟喂蔬俟灌仰於人者也草陰則繁石虛則陷附於土者也雲自飛水自注靈龜不食慮龍能變遊於空化於氣者也人能超有無離形氣則又何仰於人何待於外

耻者羞惡之發義也悔者是非之發知也皆進善之基也然有不當耻而耻不當悔而悔者毀譽利害亂之也

綿葛皆民用也然葛在冬而綿在夏則貴賤殊取舍異者非其時也故莫非道也中爲貴莫非學也要

爲先無棄人者惟其才無棄物者惟其用
抑畏二字最有味
境逆思順事缺思完人鈍思利皆非也以善處逆善
補缺善化鈍爲功
心常存則無施不可隨處皆樂若少沾滯事物即擾
而亂矣
人心不起則道心不滅道心不滅則人心不起既無
所起亦無所滅
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箇良知亦是

障

學旣有得須與善相忘猶有欲善之心在便添了𥁞

檢意思反滯真機且以善責人以善絕人皆此病

學問須辦形而上形而下功夫須辦第一義第二義

耐得煩者神完喫得虧者德厚

境有美惡心無美惡事有順逆心無順逆物有得喪

心無得喪一有便隨境轉便爲事物所累

風一也。在春生物。在秋殺物。以其氣之異也。言一也。

和則感孚。厲則拂逆。以其聲之異也。故古人重辭

命戰國之時以富強之心文之以仁讓之辭猶可
以解紛可以已禍而况出乎其誠者乎

忿慾未平真體未見在非德也動聲色露圭角做形
迹非德之威也

人多爭強不識無爭強之至也人皆樂得其欲不知
無欲樂之至也故君子以不爭爲爭無欲爲欲

問學如何是端的曰識真妄是端的處如何是最要
功夫曰一毫無着

學要悟未悟即景是景即見是見悟後自不同

處事須於合處渾融不當於離處條折處人須從善處引翼未可就過處救正

有一毫躭靜厭煩之心。即是禪。有一毫好大喜功之心。即是霸。有一毫趨避要人稱美之意。即是鄉原。

儒以盡性為主佛以出世為宗仙以長生起念此其異也後儒謂釋空老無為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着空淪無二氏且以為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玄渺不外彝倫日用即聖學也

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所以不明也不用全力不大定不大定則不能大明不大明則不能大有爲

先師云大學功夫誠意而已此言信得及道即可明學即可成矣蓋吾心原與天一與聖一本至善也動而後有不善去其不善之動即至善復矣此昜簡之旨學者舍此再無門可入無地可修此心之發是是非非昭然自見未有不知者惟溺於欲乃

自蔽耳下手工夫全在自决其幾知非必去知是
必行懇切精專如好好色如惡惡臭透骨徹底無
一物能碍無一毫不盡則此心常虛常明耳自聰
目自明事父自會孝事君自會忠間有曲折未詳
自會求究此意常存不雜是謂誠立此明未徹是
謂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更有何事苟於明知
處不肯實體却憑講習求明乃外鑠也更無明處
外面尋箇義理依行乃義襲也是謂泥團過水輙
散更無是處

心之病二非著則忘喜怒憂懼情之所有但不可着着則有所矣隨物付物無一毫作於其心而中常虛常明是謂無所後儒謂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氷消霧釋如此則方怒之時鑑已不空氷霧已塞豈能當乎人之本心如鑑常空故能照無氷可消無霧可釋故常虛而無著然不着則易忘一忘又莫能應視聽不能飲食不知矣故此心之妙以其靈昭謂之明德謂之知以其感感謂之親民謂之物以其純是天理無聲無臭謂之至善以

其發用謂之意以其本體謂之心誠意功夫依靈昭自照照得是即行照得非即去謂之致謂之格故誠意之功真切向往是有爲者也正心非更別有工夫就中順適自然爲而無爲而已正心如印板玲瓏端楷脩身是要印得仔細齊家即印之家治國印之國平天下印之天下原是一箇功夫

人多思則多疑多疑必二三其德皆由計利害顧得失欲圖全也惟依良知利害弗計則定矣

急促者氣質也疎懈者工夫也雖見得一真實廓萬

境融融然而猶有迷惘者功夫未切也猶有急促

偏狹者氣質未變也

意根淨然後意不起意不起然後無欲

功夫有張無弛有進無退緩急順逆利不息之貞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靜非不動也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其體也動非不靜也所謂感而遂通者用也學者不知此意但欲求靜遏塞令勿思反添一思把制令勿動久不靜矣

問學養子章曰此節道破古今信心不及信道不篤疑網後儒還是學養子之學未是嫁而生子之學自生得子時安有不能養者向學之士不肯用功漫且閑講外索正愁不知然却是未誠耳誠則良知良能無少欠缺間有未盡隨覺隨問皆良知自然妙用致之不容已者也更無許多說話

絜韻書與挈同矩者人心之定體孔子七十而不踰者也人人自有箇箇完成特累於欲不能自振耳在位之人能挈而出之躬行於上提撕警覺則凡

此下民感發翻㪺普地皆然正如異書所謂青天莫起浮雲障白然見出家家月此見人性皆善不假外求故所惡於上所惡於下者良知也天然自有之則也毋以使下事上者致良知也依天則也無染則本體自凈無着則應用自通故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天地間渾是生生不息之意君子體之至誠惻怛莫非愛也忿怒作惡全無用處故教人必愛之則從惠人必愛之則懷屬人必愛之則親刑人必愛之

則無慾若以自是忿疾之心而行雖勤而弗應矣

虛明常自照萌一念動一步即在明照中言一默

一畫須從明照出離却一些不是我叅錯一些不

是道息忽苟強一些不是學

存久便徹天徹地徹前徹後可以藏往可以知來一

有邪妄即暗塞矣

廷實云無欲是工夫克欲不是工夫此有悟之言孔

子告顏子克己正是無欲功夫非克欲也蓋有己

然後有有我之私直下克己連身無有與物同體

何處着欲欲從何生故惟顏子為得作聖之要世貴問非禮勿視聽言動非克而何曰勿是戒懼防非之意即是閑邪先求無邪乃閑邪故用無欲工夫求免欲萌猶有克用克欲功夫是謂規規小誘之除便落第二義矣

功夫落形氣志氣主張不得功夫都形氣血氣主張不得

自非覺得是的人多自是覺得非的人少衆譽亦譽衆疑亦疑的人多譽而知其浮疑而知其真的人

少

體用一源學者全要立本本立而用自達譬如形端則影端形偏則影偏形短小虧缺則影亦然影上如何着得力後儒見二氏徑超虛凈養就靈通倒那一邊世學守禮度究名物以備事實倒這一邊怕不完全便將本末作兩段用功但就中謂有先後謂有輕重此乃是子莫意見

問天理曰知是處是天理之源問人欲曰知非處是人欲之囮問存天理去人欲功夫曰知是即行知

非即去以良知為主便是功夫便是學
客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
則明矣客曰汝蔽矣好異矣何見之殊若是耶曰
吾蔽欲開吾異欲平汝方蔽方異耳曰信然何以
能善何自能希聖曰不識貨可好便作庶夫不知
利害可趨避便作義士不知名為可榮過為可恥
便作務實無文過之人不見父母之非不知少艾
妻子仕君可慕便學得舜不知天下為大便學得
伊周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世壁問居簡亦是箇學問曰簡與敬類而意別土一之謂敬内一而外自一故行簡也居簡者亦覓得一的意思謂天下原無事何必自擾擾便一向不管故云居簡其視聖人兢兢業業直内方外自不同雖至易簡自有裁成輔相意在故爲太簡然較之多岐多慮憧憧往來者又相遠矣故認聖學不精者便落此等學問

曾子謂君子所貴乎道一句是功夫是學之本下六句是發見可見處末二句是不必學處能貴之則

心常在道誠敬中存故見之容貌斯無暴慢以之
正顏色斯近信以之出辭氣斯無鄙倍今抑亂本
認末爲道失其旨矣世學久離末認器數之在外
者爲道失之遠矣故學多岐不可不辨雖出之行師
何莫而非軍旅之務然有一卒一士之事有騎將
步將之事有裨將之事有大將之事有將將之事
齊天之學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此將將者也一
本萬殊動無不準乃操縱由己一呼萬諾者大將
也見善則行聞過則改此承行贊決者裨將也有

善成章各克其量此自成隊伍騎步之將也一藝
一力均爲有用此士卒之材所謂則有司存者也
莫患多病學端的病自消莫恨未明涵養久明白徹
暴之必以秋陽濯之必以江漢不如是不精明不如

是非致知

人品不同有是非邪正明白底人有利害得失明白
底人有美惡精粗明白底人明乎美惡精粗者知
物者也明乎得失利害者知事者也明乎是非邪
正者知人者也然皆有盡而非無滯者也明乎有

而非有無而非無知天者也

伯高之喪孔子使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此真聖人之言如此乃見誠爲實禮爲虛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以直遇枉屢久而不忿其枉者君子也此乃彼薄施久而弗以薄應者君子也一忿而應則在與學又安在哉

一念明覺屢屬乾依順屢屬坤

問儒釋同異曰無染無着則同虛明廣大氣象則同

但於無染無着之中斬然無情釋氏所以自私自利也藹然而有至情者聖人與物同體若也與物同體故物各付物理一而分殊斬然無情收親仇平等混而不領

未發非有時也雖發而未嘗發謂不動也當喜怒哀樂之時此心寂然不動故發而中節一動則心粗氣浮必過差矣如以動言發以靜言未發則體用二致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非神也非心體也吾心之體本如太虛二氣運而萬物生而此虛未嘗

有加戒有去來有起戒戒懼之功正求此體常存隨處無滲無息久便渾成一片便與天爲一做能位育此希天之學作聖之功學者今此所無基可立無路可行後儒只爲不見此意功夫分爲兩段既以動靜爲二本靜時不免着空動時不免着物落憧憧往來暌徑成覓駈捏日症倏便學者終歲勤勞無入頭處無得力處雖資性淳正持守堅定亦不著不察終難預乎大明且觀此章與其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其功夫只在性情上用則相傳

世學之悮亦不辯自明矣

上下察謂精察也靜後見物理自昭融不然鳶自飛魚自躍於我何有焉傳曰人者天地之心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惡能察乎天地惟其存久自明精明之至察倫明物昭格于天皆窮神知化自然之妙用也然此非有待於外不過自良知良能擴而充之耳故曰造端乎夫婦與知能行神化之端也天地也聖人也愚夫愚婦也一也夫婦預知能行即聖人之所知所能聖人所不知不能即夫婦之

不能也

鬼神即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形氣而言謂之人物以氣之靈而言謂之鬼神以形而上而言故不可見不可聞然形而上未嘗離形而下故體物而不可遺學者落方所滯形迹則物而已非體物者也能不滯物則神自昭自靈目擊而道存矣常人不信此理設使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即洋洋如見故出門使民能如見賓承祭意思則常如見矣雖若有見然此理至微至妙涵養自然昭著不可度

也度則失之尤不可數也數則失之蓋數者怠慠放肆不用其心者也度者揣摩窮索過用其心者也

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下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與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常人亦有蕩然惻怛到至誠處但無戒懼之功不能常耳君子自強不息此體常存蘊之爲德發之爲業與天地一故

曰配天地常人能自一念而充之及其完復亦可與聖人天地為一故又終之以純亦不已昭昭撮土卷石一勺一念之明也

至誠前知。誠則自明。非奇怪也。人能不為軀殼所累。忘我忘物。全得天地之精。陰陽不測之神自然明炳幾先。有感必通。其不能遠見豫照者。俱有蔽耳。有物欲者為物蔽。有其善者為善蔽。執意見者為意見蔽。

問一向以無不知無不能為聖人事。故須博聞而後

可學今以聖人為純天理學者惟在去人欲存天
理上用功此方自
陽明先生說起曰否此孔門遺訓也太宰之問直以
多能為聖子貢言又則猶兼之孔子謂多乎哉不
多也則氐乎其無矣太宰時人也其見然子貢賢
人也其見然孔子之言則聖人所自見者也又何
疑焉且堯舜之智而不徧物堯舜之仁不徧愛人
堯舜至聖也又何加焉曰然則無所知無所能惡
乎為聖人曰天下之知聖人之知也天下之能聖

人之能也惟不自知故能盡天下之知惟不自能故能用天下之能知以天下能以天下是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我之私者也非聖人其孰能之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聖遠言湮儒學以傳異端競起高明之士厭此趨彼反謂二氏之學過於聖賢之學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又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周易之書未盡玄理豈其然哉千古以來未有能破其說辯其惑者

何故同文請其說曰他日嘗言之矣

今世之士每惜不見全經不聞古制之詳致賢聖雖俯天下未平不知人之未賢不在全書而在言不忠信行不篤敬世之未治不在制度而在不能視人猶已視天下猶一家知此可無望民之多於隣國也

學聖者非以容儀非以多知非以多能非以事功非以格式非以文字則可得其門而入矣得悟入者無推托無等待無攀緣無假借無慢易無懈餒無

倚著無所盈則可以躋其域矣躋其域者見而無
見得而無得往無少所行無轍迹則可化而躋矣
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之求自信卅有說夫子之
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何也切與未切得與未
得耳
鳳凰翔于千仞以千仞爲樂者也騏驥日馳千里以
千里爲樂者也學鳩鶯鷃不離榆枋槽櫪之間亦
以榆枋槽櫪爲樂者也鴟竊腐蜋竊穢亦以腐穢
爲樂者也志此則此志彼則彼皆自取之故志不

可不自審人其可如何哉

道經云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此真聖人之心也見得此意乃不尤人乃無棄物乃能一視而同仁

或問貧分也憂之無益然明知而不能去何也一友曰某嘗失意亦知命也非憂可得而排之不遣須開其方曰去憂貧之憂不去是有欲富之心爲之根去失意之憂不去原有必得之念爲之根根在惡乎去苟無外慕自不知貧先非必得今則何失

故去欲之道須從頭理會末稍理會不得因境磨礱就事煅煉乃為切實然必開見則可得見則不可久見亦不可明道先生獵心十二年猶萌坐不復見也使三年五年一見磨去久矣

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簀古今稱美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殛鯀為是則任鯀為非非過乎

間中庸之義曰無染着之謂中無間斷之謂庸夫子自解曰君子而時中蓋常中者庸也聖賢之大的模

說是本體直說是功夫故言庸必言道言教必言
教言至誠必云無息言恭敬忠必云雖之夷狄不
可棄曰庸訓善矣中訓未安仙釋亦無染無著安
得爲中曰仙着長生釋着出世故非聖人之中
有善可以語善非至善也有得可以語德非至德也
凡言至必有而無泯形迹忘物我故曰至禮無文
至樂無聲至德不德問太極至善同否曰太極即
至善無極雖贊其妙然自渾淪無盡而言盖亦不
自知其至者也

聖學在倫理釋氏之學在圓覺道家之學在神氣養其神氣以盡倫理仙而聖者也全乎圓覺以修倫理釋而聖者也然非彼所能也學聖學者非養神氣任綱常無力非得圓覺運化機無神故倫理者聖人之至變也神氣者聖人之至精也圓覺者聖人之至神也仙釋用其一聖人得其三故全也後儒見不出此凡涉其言類其意必排而出之而獨守乎名物文義之間愚嘗譬之神州本一統也至三國而後鼎立漢承正統反處一隅矣三代之評

道德一風俗同固有為其學而人其人不作分門立户與我抗衡割據于中國者以上有其主下有真儒引而歸正故一也後之君臣迷者見其靈通趨而承之正者厭其遺僻攻而激之然而圓覺神氣之在人誠非可泯者也故終出而峙立其間至勢成而不可及物別而不可化豈惟二氏之咎哉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此克復神州之説也

論語一書聖人撫世酬物之言徹上徹下脩之可以

見聖人之精蘊未俯未悟而謂聖人之精蘊止是非也盖記者不同所與語之人不同間有微言多爲訓釋榛蕪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周子曰惟顏子爲能發聖人之蘊今求于貢所聞顏子所發何在則聖人之至精至神可見矣

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之障有浮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一自蔽真體若至實理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詐從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障

王道即是天德即是眼前學問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為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在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為耳後世將王道把做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着善着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

牆有茨之詩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也此詩之體也其意已明其爲戒亦已嚴矣注那明言其事不可道而後道之失詩之旨矣

愽是約之地約是愽之意多聞愽識乃其一事亦隨力而進以致約也孔子問禮問官在三十而立之後故易之小畜但懿文德大畜然後多識前言往行然亦爲畜其德非有他也畜含畜也此聖人所自訓也先儒於二卦之義皆訓止何也

乾無弗包無弗體故曰大坤止承乾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曰至比陰陽之義合德之意也不明乾首

不可以爲君父不明坤道不可以爲臣子不明乾坤之義不可以爲夫婦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夫子釋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本義云始雖無成而後必有終庶其旨矣

神者乾坤之妙用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謂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誤矣

易六位時成先三後三合而成六甲者萌甲也事物之始也子月一陽來復至寅三陽而物始著又歷三陽而後滿故蠱爲亂之終治之始庚更也時物之變也一陰生於午至申而物始變然陰道已五陰之盛也甲爲陽之中庚爲陰之中陽生於陰陽盛而治陰生於陽陰盛而變故聖人於二卦發此二義若以先甲爲辛後甲爲丁先庚爲丁後庚爲癸是謎語也

臨之九二旣云吉無不利何謂未順命也蓋臨者治

上御下之道也陽在尊位以臨群陰順也今二在臣位雖無不利未順命也如周公攝政致治非不利也然必動秪王命無敢違越不然寧無陵逼之嫌乎

坎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也本義乃從晁氏尊酒簋為句貳用缶為句可謂信經不如信傳尊先聖不及尊先儒也

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專主卜筮是舉一而遺三也

家不可貳國不可貳人之趨向信任不可貳盖一則和貳則乖一則成貳則敗一則百祥集貳則百妖作故學其惟致一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其惟致一乎

禀義勝者勝以仁禀仁勝者勝以義此損過就中之意也

人有恒言超凡入聖初學先須辦此二境那箇是凡境那箇是聖境萌一念作一事如出此入彼便是脚跟點地

問講學不如言爲學乃實踐曰講即爲也猶云講禮即行禮也五官齊至是真講學就病求醫是真講學水寒人熱是真講學冬裘夏葛是真講學若懸談道理巳隔公案况飾之以非情參之以殊徑者乎

問學須傳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礙撤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傳求傳求正爲未闢未撤耳既見

或局總方或限區域猶有方也立乎泰山之巔而遊日月之下則普天在目後何容言乎此而言性求是記醜而悖者也非賢聖之學

直甫問虛無乃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不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有能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辯曰

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若二氏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至虛至無者吾儒之學也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肯於爲伏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

問發憤忘食聞韶忘味與食而不知其味同乎曰食

不知味昏而忘者也聞韶發憤悱悱而忘者也曰惺惺而忘豈必聞韶曰亦豈必三月乎門人特因同德感乎記其精神聚會以美韶耳吾儕會得本體功夫明白以概前言横說亦是直說亦是不然字字窒句句礙

論曲直則非議。計大小則非容。顧有無則非能盡讓者以至崇而處至卑。容者以無盡而納有盡。守者取自適而非適物。

無事時用得工夫一沾事便走此還是求靜一沾物

便搖此是物重一沾毀譽利害便動心此是名利
心未淨是謂賓勝主當為不為必厭事當接不接
必惡外物當理會處不理會必有推墮不嘗之病
是謂主勝賓賓勝主近乎俗主勝賓近於禪匪俗
匪禪常虛而不息常應而無滯則聖學明矣
洗滌得潔潔淨淨抖擻得精精明明克擴得平平蕩
蕩此乃是上達功夫若沾沾耿耿即為賢人之學
悠悠陳陳而無嘵崎却是善人之學
大學曰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病顯而易知戾病大

而難識。凡有計利近名占便宜之心皆貪也。任情乖方。不體物。不宜其術。皆戾也。又有矯情求守正自是。亦戾也。蓋不戾則本體周流。廓然順應。自然通志成務。身脩而國治矣。或曰凡拂人情謂之戾。聖人之處凶頑刑罰流竄。亦可謂之戾乎。曰刑罰流竄彼自取也。因物付物正不戾也。且觀帝王之處頑讒僥倖明捷識渾是並生之意。安有戾也。為因求生道至三至五。必不得已而臨刑猶為之涕惻。為之下車而泣。安有戾也。其有改作人心未

諄諄以言語代斧鉞後世凡見已之非便揜餘見人之非便忿楊謂之義氣謂之名節有所改作排衆自遂謂之力量不知正是戾也此意不講人之所以難賢世之所以難治

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謂和一齊見在分拆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為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本體見在無染無着名之為中中則自和定静清快氣象便是若無和意必是心中素有取捨

有何昔有故下不得如此是有善根怒根在乎有
根便非寂然不動便無定靜清快氣象曰先儒謂
有知即是動何如曰此將虛靈知覺分體用故有
此言然不知則昏忘矣且謂雖無聞見而聞見之
理在理又是何物亦屬突心之本體虛明而已虛
明是能見能聞能知覺的物事即是良知耳目是
虛明戶牖虛明在戶牖關雖不出入自是通明所
謂不睹不聞而亦常睹常聞者也虛明不在戶牖
暗塞便無中和可見亦無復有致之者故知虛明

如月如鏡養得常存雖鬬雖見不增不移無聞無
見不臧不去見得此意功夫自有落下
聖賢之言亦盡矣乃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也此
見有言未盡無言之妙也聖人之教不憤不啓中
人不可語上惟立象以盡意繫之以辭以盡言在
學者自觀自悟而已故畫一以象乾畫二以象坤
二畫錯綜易之道備矣然二畫惡乎盡二篇之辭
惡乎盡惟觀象而悟焉引伸觸類而通焉則可以
盡之矣故學者非得意以忘象得象以忘言未可

以語易也

對治之功因名責實隨方就其是爲方便法如善人稱善吾必好善如不及惡人言吾不善必見不善如探湯如此即病是藥不能善用即藥是病

問共工怒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缺女媧煉五色之石以補天此語之誕雖至愚能明也史存之以疑世何也曰此出于書仙家多寓言君臣天地之大義也祝融君也共工臣也故曰天柱地維書曰自周有終相亦維終君失道不周故臣叛臣叛而天

地覆矣天純陽也石陰中陽也以女媧補之是以
陰續陽也故曰補天
皇道渾而難知帝道廣而無爲王道正而切實覇道
炫而近俗故渾者其化簡廣者其用神正者必有
所去炫者必有所要此治之所以不同也
嘗遇一尹繼言及王尹遽曰噫王道拘礙迂疎不可
行矣居今之世惟雜覇爲通曰斯見也匪獨王非
王而覇亦非覇矣夫覇者行巳責人必以正特未
誠而卒有變耳若夫狙詐奸欺覇之弊也拘礙迂

殊亦王之弊也惡得以噎而廢食哉且子謂何不可行曰上吏難事小民難乎紛紜瑣屑執之則愈窒濟之以粉飾斯可通耳曰執而泥迹非王也通而念正非覇也且僞足以濟變飾可以禦急然而僞敗飾彰其窒不既甚乎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又曰若保赤子此王道也今能事上如事親愛民如愛子者行弗行曰唯某失言矣

問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恐聖亦有優劣曰

否象之罪在一家其欲害在巳固可恕也管叔之罪係天下後世不得而宥也且亂賊之人天討無赦周公明其首從是亦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明乎小大之分則知學明乎輕重之倫則知學明乎得失之源則知學明乎公私義利之辯則知學

吉凶悔吝之來皆自取也君子將有行也有爲也必自審曰是殆將吉乎凶乎悔吝乎量可而進知非而避此體易之道也

易有貞吉有貞凶有利君子貞有不利君子貞有剛

勝柔勝而吉凶異有同德同位而悔吝異者此易

微也天道盈虛消長人事進退存亡君子與時偕

行而已見得此理將迎意必着一些不得取舍憂

懼亦着一些不得

人有正見有邪見虛明自覺者正見也背明意向者

邪見也正見吉凶得失之象悔吝憂虞之象也邪

見之人固有以吉爲凶以凶爲吉悔非可悔而吝

非可吝者此不可不察也

問講良知何不講良能曰依良知處見良能也非二

也。

有覿見之言有影見之言有臆見之言有昧見之言以聖語聖以賢語賢覿見者也以賢語聖影見者也以常人而語聖賢臆見者也以忌疾之人而議君子昧見者也治世者不得聞覿見之言得聞影見斯可矣不得遠臆見之人得遠昧見斯可矣不然臆者不足以定是非之歸治亂相半而用昧言是非倒置未有不臻亂者也

聖人無可無不可故無忤其次以忤之多寡爲賢之

優劣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又曰伏節死義之士當於敢言直諫中求之苟專以無忤為賢非容諛即鄉原矣於國家何利焉

氣清則不慾氣定則不忿故氣不可不養也養氣之功時勞佚節飲食省思慮寡言動無遽迫則清而定矣常能清定自然精明和藹以之臨事自有條以之處人自有恩古人相安無事以全天真正為此也後世惟西漢與民休息務為寬厚不計小過僅得此意治稱近古自是使人奔走勞役神罷不可

纔力匱不能支少暇則又晝寐夜酬莫知其所息
坐此昏亂相尋莫知救藥

大游問治世以何爲緊要曰只有這件緊要世人事
事緊要只有這件不緊要曰法度亦莫可廢曰徒
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爲善
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

問良知曰在目爲明在耳爲聰在言爲忠信在行爲
篤敬在父爲慈在子爲孝在君爲仁在臣爲敬在
堯舜爲禪授在湯武爲放伐曰禪授放伐亦謂之

良知乎曰堯舜知其子不可以與天下湯武知民之塗炭不可以不救是良知也

問自是與見人不是皆爲魔何如曰心體即是太虛愈虛則愈精君子終日乾乾惟見無窮安有自是處自是便非虛便滯可見可聞可見聞者有盡不可見聞者無盡也君子之於人也仁愛之而已其有不是可告告之可戒者戒之不可告戒俟其自悔悟可也若只見其不是必生忿疾厭棄而仁愛之心替矣故皆是魔

言以明道。其文以人殊，亦以時異。上世辭古至人約，皆自然也。不希其本而希其末，未有能精者也。

天地之化有神氣形質。神無不通者也。神而氣已滯而能化者也。神而質已偏而可變者也。神而形則難變矣。萬物形也，五行質也，陰陽氣也，太極神也，無極不神而神者也。故學有自無極而學者，有自太極而學者，有自陰陽而學者，有自五行而學者，有自萬物而學者。萬物之學成一材一藝之士也，五行之學成夷惠之清和也，陰陽之學成湯武之

仁義也太極之學成帝德之廣運也無極之學成羲皇之渾沌也

天地之生如一樹枝葉花實皆生意也然千枝萬葉毓一花千花凝一實實者生生不已者也花謝則爲虛秀枝葉槁則爲餘物矣然則志士才人將爲實乎爲花乎爲枝葉乎

不墮此不墮彼不墮中間此聖學之的也孟子於楊墨謂其墮此墮彼者也於子莫謂其墮中間者也於狂狷之於鄉原夷惠之於伊尹亦然

聖人之言無精粗賢人之言有得失子夏大德小德之言是也註非之先傳後倦之言非也註是之也大德體也小德用也即中庸惇化川流者也體無走作而用自當出入謂應用也不然以子夏之文學豈迷不矜細行之旨乎洒掃應對可觀末也其所以可觀本也本猶木之根末猶木之稍木小則根梢小木大則根梢大既無無有梢無根之木又寧有先梢後根之理乎故曰子游子夏皆非

賢而無賢則聖矣聖而無聖則神矣

問德性之知本體之明明由中出聖人之事也聞見之知探討之力明從外入學者之事也因此似是而非之言學之所以不明也凡明皆從內出未有自外入者水之能鑒水之清也未清澄之而已清豈自外至哉鏡之能照鏡之明也未明刮之而已明豈從外得哉雖聞見之知與實際之明不同然聞之而省見之而通亦電光影照而後有也不然雖聞雖見不省也明不從外得則學不假外求又何疑焉

問古人臺池苑囿之制甚靡何也曰為養君德非泥
豫也萬姓一人萬幾一心喜怒失平其閑匪細故
必有遊觀田獵以愉以適亦致中和之一助也討
利者欲嗇懲縱慾者欲去皆未見古人之意
避世獨立未必無君也其流則然矣親仇平等未必
無父也其弊則然矣
學在孔門已分四科然聖人成德達材均以仁也歸
成其所長
生知學知困勉頗滯之意也後儒不究其指之殊而

避其頓之非引歸迂緩謂必先知後行先己後物以為循序使始學之士敷精汗漫馳神茫昧率致泛見難真而行無期性難空究而物非外蔽久莫辨非細故也

當任貴誠不貴巧鯖弗貴正不貴通蓋誠則自明正則自理先巧務通未有不離道者也

問懲忿窒欲是學否曰學之損非學之益也遷善改過是學否曰學之益非學之本也請問焉曰損益有時當損當益時孰主之必有學也無可損無可

益時何事必有學也

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共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粗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虛明常存動靜貫矣日用飲食此虛明也虛明不存食不知其味矣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能知存息能知養則虛明常在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天一也

學之病曰希慕曰厭煩曰執滯曰枯寂曰急迫曰懈

綫曰拘檢曰忽略曰想像曰表象曰解說曰因循
希象則逐物厭煩則離物執滯則若有枯寂則淪
無急迫則助懶緩則忘拘檢則微忽略則踈想像
則非真表象則飾外解說則文過因循則入俗數
者有一非學也日省而兌焉則可謂好學矣

顯史近費之對解說者也節元易簡之對因循者也

問古聖彙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
此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開而學
專故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未明孔子中一貫

之旨一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晰截尚謂且學貫未可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其繁艱皆委心不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後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柰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

知學用功猶有比昵鄙僻之非未一也猶有粗浮輕

率之非未定靜也猶有纏繞憂疑之非未精明也
總為未真切一真切便無此病亦無所數
主宰不走作便有渟愽淵泉明鏡止水意思有準是
一團和氣有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氣象時時
省觀體取養得此意常有諸已自然精瑩將去
窮神知化精于幾而已忘已逐物慢于幾而已故幾
也者一正則百正一邪則百邪有即百有無即百
無不可不慎也
仁之間其亦自謂精專百念已屏息而此心未消盡

和暢何也曰養久自適此學一念千年不可忽一急便是計功欲速反爲心疾非悠遠悖厚高明意也曰正爲稍緩則馳外稍急則滯內如何則可曰功夫落形器逐方所故有此病能如太陽當空懸虛常照何緩何急何內何外

有異人行見一屍曰形在此神在何處後見傳神曰像在此人在何處聞者有省

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於

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却去閑理會何益
良家閑人來往不得淸衛閑人出入不得人心閑念
起得來發得出便不是眞體不是功夫
常見眞體便有妙用未見未常而不能善應定含而
他求是謂信道不篤
見其小便迷其大見其大則小忘矣樂乎私便害乎
公樂乎公則私舉矣
問史斷以漢得天下爲正宋得天下以謀如何曰以

迹論人。以意臆事。鮮有當其情者。沛公初入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是矣。此漢得天下之念也。視非富天下之心。正不正可知矣。藝祖開毋之命。終始不渝。得一賢士以畀其衆。是豈詭謀於前。而被迫於後者耶。雄猜陰慝之語。燭影搖紅之詞。非宜傳世。故經不正無真儒。史不正無良吏。

常存謹畏學乃精道乃疑少懈則昏大懈則敗孔門惟顏曾得此意故曰語之不惰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氷

問有志見頭腦爲難既見調停工夫尤難由學以太極爲主便是頭腦調停陰陽不偏勝便是工夫久曰拘者守禮禮勝則苦縱者好樂樂勝則蕩聖人嚴敬中有和樂和樂中有嚴敬真體常存自如此

問心非內物非外此意竟難省曰以有所求心以有形視物故未明曰廓然順應先生所以稱者亦云物來來非外乎曰來何從去何往統在吾御明語仁愛之中其應有時故云來然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未應如鏡之虛已應如鏡之照虛照一體
何有加減何有去來若以心為內物為外非墮遺
倫離世之見即落別窮物理之學一病而兩痛矣
得已即已○便無事○得過且過便無累○能廢人之所惡○
便可無欲○
毋謂未知良知自致不能盡盡得良知無憮非大賢
以上不能也
文章性與天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
後淺深也但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

也莫非天也更無差別
捐金於野拌鋤不顧乃是清淨齊物意見聖賢之學
雖不染不着然有裁成之道輔相之宜却不如是
夜坐論無欲工夫端崇曰必如是才是聖功才爲入
門不然還行久口路尚作隔墻人
易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
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大信不約大時不齊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曰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此至德之精道之妙也二氏播弄千般雖虛而無虛玄之又玄不過是也然聖人之精不遺二氏之妙有弊

閑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為主既栽既培自有生生之意足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惟此克養心得書之益也今人讀書以書為主心爲奴隸敝精務博又為心害釋卷則茫然謂均亡羊皆非栽培之意也

水本清也鏡本明也泥埃混之非人心本靈也物欲害之耳故養之之道去其害而已矣害直其心而已直心者惟順良知一有意欲不爲之遷就解說不爲之方便則直矣故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權度失則輕重長短迷矣本體失則是非取舍紊矣故一言之差一行之謬不當在言行上追悔常省其時真體存不存耳悔而後存存爲執形跡不必留滯留滯展轉反爲本體之害

問心學之要六經四書亦具矣讀者皆[illegible]可漫談耳及求之茫無可入何也曰學作心悟悟者必有口傳心受自覷自求而得者寡矣自周而來二千年間美質志士非不多也而知學聞道獨稱洙泗濂洛之間以有孔子周程為之師也於是見學不可無師友

德紹問禹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然必稱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何相戾歟曰此正見聖與天合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夫一言而是一動而非夫婦

之愚真可與知也見入井怵惕見幾矣惻隱天如之不肖可以能行也至三監不可封四凶不可任與夫博施濟衆誠所不知所不能也聖人亦惟廓然順應而已學聖者亦惟廓然順應斯可學矣君求必知求必能便是後世事求可功求成學問非帝王希天之學也

極問明明物察倫何辯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何異曰聖人之心猶日常明日在天萬象畢照照其細既彰照其大尤彰是謂明物察倫日出則天下之物山

日而緩仁人心義人路凡事從本心藹然惻怛發

行將去是謂由仁義行若以緩爲日而求其緩於

物便在外面尋箇道理依行是之謂行仁義是義

襲也辯此可以知學矣

聖人於慾下箇窒字垂訓極精切窒者塞之必窒去

之必淨也隱微之中才有一些便昏開一隙便擾

不待著感也異書亦云一塵飛而障天去欲之道

非如此不能去一在俱在學問無由克積

凝重能容自可寡過輕躁惰慢未有不離道者故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曰從容中道

無疾言遽色亦是難事非學來覺存資性近道須養得心體和平不尤人不着事始得

視人如己即愛人之心懇切愛人懇切則千乖百怪

自道

先兄靖軒先生初見問行己之要老先生云開公爲行有素姑言其意曰凡事亦依理而行不敢出範圍耳曰依理而行是猶二也隨事求無私心而行則一矣先兄忽有省曰平日在事事物物上求理

故有此惧今知求諸心心應不遺乎物求之事物有遺心者矣

問堯水湯旱或謂之數或謂桀餘虐然乎曰否還是中和未盡致曰堯湯之聖安有未盡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終用之遂致九年其時廷臣亦未有能治水者此便是中和致未盡處湯前未竭誠致禱一竭誠亦便兩曰彌之于後誠然致之于前奚付曰亦由人若歸數歸命栽成輔相之責何以

山堂坐雨先生曰清時清景正可理會問學歸一曰

如何理會曰直求眞體出來作主便一夾此意氣
開見便不一至如知行合一等說亦須理會才一
舍弟尚遷過越時自謂已見得一老先生云如何
見曰辟之行目視履知足履纔行曰較精于縈然
視與履猶二也視處即行視而見處即知如此則
一矣濟時問昨詩舜殛其父用其子與禹志親事
君不嫌之義思未明曰君臣一心至公無我父子
一體圖蓋前從亦可見其一也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曰仲子之哇跤于木之避非

義之義也子思不受鼎肉孟子不受萬鍾之養以

非禮之禮也

人有數金遺失求之戚戚日且忘飡夜且忘寐人亦

爲之嗟惜乃至無價明珠通天至寶遺之而弗顧

何也

問孔門以仁爲教以仁爲學乃曰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曰此在名目事跡上求仁非仁體也求之仁

體好仁卽好學矣故曰六言六蔽凡可言可見者

皆行跡也行跡有善有惡善惡交馳其心塞矣故

忍仁惻怛只是至善良心安處便昭昭不昧何思之有然人無得而稱焉故至善之學難知名節之學易見人所善也未達曰謂名節之行直可見也可稱也父子相隱無可見無可稱然直在其中此亦無善無惡謂之至善

本清問本心本性是道是聖存心養性是學是希聖嘗聞命矣敢問如何是本心本性曰公且自道曰即今語言動作是淡本心本性只說得太易即此是本心本性便有寬裕溫柔否有發強剛毅否有

齊莊中正文理密察否本清請問曰柳蕩府清列風平浪靜時便自見曰見得何似曰虛明和暢與物同體曰此須養成而後有曰是又說得太難人人同有時時發見但不知體取自逃閃自成梏耳孟子指夜氣程子以靜後見萬物皆有生意象山謂此時雖有美色過前必無悅之之心何須剛制皆點出真體示人仙家教人採藥結胎亦此意但主宰不同耳曰然則心性何別曰明覺是心明覺自然是性

真體常存作用自別時時見此真體謂之知德純是

　真體流行謂之聞道

學者美質有真切之志便是質美苟不志於道雖敏

　非敏雖強非強

問温公忠誠慱洽德望孚華夷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程子以爲未如學未聞道何也曰槪對張天祺之語處東坡論功役之事亦可見學在致中和於此不明是未有戒愼恐懼將時刻刻功夫這功夫是主腦常用則常明事事從此照出乃不差

不然憧憧往來雖善必粗。非大本達道之學也。溫公謹厚前輩、非有可議、但論學不得不明耳、

道本家常茶飯無甚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知過求愚不肖不知求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常明久而純即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皆自目前精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就難故君子之道鮮矣

問看書處事不通則何如曰求之書與事故未通書者吾心之簿數也事者吾心之影子也數不明查其實則明矣影不直端其形則直矣猶未焉是急之斯窒靜而澄之優而柔之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矣問處人不通則何如曰毋尤人毋討是非惟自反自脩愈盡而愈不盡至誠惻怛必感而通矣若自盡九分猶有一分尤人亦要人們盡是猶二也舜不見父母之非書曰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文王於小民怨詈厥愆曰朕之

衍皆求諸已而已是謂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致
一之功至則物我一天人一何不通之有
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志不切功不容未有能熟者
也龍溪烝熊之喻最可體
商辛才辨隋煬技巧亦聰明也而且以亡宋高宗朝
經暮史字書至工可謂有文學矣而忘親事讐弗
悟何也於此見聰明不足恃須求天聰明文學亦
可尚須知正學
問如何是義襲曰襲如襲衣渾身外飾可觀而中不

同者也非謂只行一事偶合於義而謂之襲也如何是行不著習不察曰著即形著之著察即察倫之察人患不為耳既行有中發外必有徵也皆行而不著是種秕穀而不生者也習則日精日明必有察也習而不察是抱無陽之卵而弗育者也故學貴知要道貴真傳而後可成曰亦有知要得傳而弗成者何也曰志不真切而有累不成精神凝聚不完而有漏不成是又行習之不至者也

問倒門法射石之學曰倒門闢邪之意射石弼才之

功耳目口鼻四肢謂之六門收斂中存絕去外誘

一毫非禮勿視聽言動是謂倒門法此學必用全

力則專專則精精則神中庸至德凝至道象山謂

獅子捉兎皆此意是謂射石之學

要知此理人人可為資質無有不可者但不肯耳精

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見在者只自

蔽耳於此覷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得永得

或謂學在一了百了研幾似瑣屑曰一了百了正是

研幾主意研幾是隨處精此了的功夫不然只是

丟下便空跳去此儒禪之辯不可不察

問人心有忻然和豁時有朗朗通暢時有平平淡淡時有堆堆否悶時方悶求通不得不求亦不得將君何曰但求照心常在見念無妄勿論通悶此人之心不可知天地亦有陽舒陰慘時節但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耳君子終日乾乾虛明常照而忻暢滲淡氣象亦自有時若時冬求春徒增想像曰四時皆春之語何如曰一念無間一元之氣不息是長春也

二氏之學致廣大極高明似有盡精微道中庸即無
後儒之學及是皆二之也廣大高明本體也惟不
盡精微故未致不道中庸故未極耳離則空滯則
偏此聖學之精全也
至道無窮人爲有限常人但見巳能巳有故矜喜不
能進聖人惟見未盡未滿故日新日盛不可及
或疑先生義利辯曰奚疑曰謂心迹爲二曰恐看得
草草考其實考其人正欲見其一也如奉檄之喜
爲親也不察謂其爲利祿而鄙之則二矣爲親者

爲學如登山得其路徑進進不已必躋絶頂不然還是無志

子思戒慎恐懼功夫聖人只道箇敬顔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箇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不易晄一照體用爲一無内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熈曰顧諟亦即緝熈但顧諟照則明照上着力

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一感即為一物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曰人倫庶物器用宮室刑政城郭祿稱六畜由心而作者心精則粹心和則和斯領畧矣日月風雨鳥獸草木亦由心造乎曰三出善言熒惑為之退舍孝婦含冤東海三年大旱大旱則風雨不成山川枯竭草木鳥獸不育矣即此便見功化之盛

避利祿而不喜亦二矣
有守死善道之操方可成立
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
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
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
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
言之曰天地分言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
者為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
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

緝熙自明自照無二無息巳得其本然者也故曰
反觀内照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至順至和學乃至德乃盛有一毫是非相形非至順
也有一毫人我之間非至和也
有法語有巽言有直遂有曲成有普施有旁通乃盡
精微知一不知二非真宰非妙應也
知人然後能處事知事然後能處人
勇於爲公怯於爲私君子也勇於爲私怯於爲公小
人也動應天人公私俱眠聖人也

古之所謂從衆者從其所同然耳非言行循情而衆
皆悅之者也古之所謂獨立者言人莫言行人莫
行非矯戾孤高違衆以自是者也
為政在得人心私恩小惠易懷小民而不能得乎君
子大政大義能乎君子而未必適乎小民
問前代革命之時死事之臣均是與抑有過與曰此
謂氣節秋涼冬寒過其時則然惡有不是君論其
中正當在任則死社稷嘗為臣終身不仕曰可與
成至治意切而禮勤則何如曰如箕子傳道則可

仕則不可

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不明

人皆知至變本至一至神在至近至靜能至動及下手便不然正謂見得信不得肯學不肯習習得雜

浄則一矣昏氣消則清而神矣浮動定則靜而明矣自此以上能事便自見

有立事立功之意便有求可求成之心求可求成便不是此天地此作用

君子處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慎乎其先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慎乎其時者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慎乎其後者也無毀成器無身質言語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慎乎其已定者也

臨事心有覺處即須審處有不安處即須改圖若因循苟就必遺悔矣

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故凡明曰精明徤曰精徤進曰精進純曰精純益精即精精者

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輿也二氏合下發義完固

故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講而弗
信欲掣者也信而守非固未有必成之志者也
充恒問老先生以致知爲訓先生以研幾自精其功
一也不說明合一恐學者反多頭緒曰體即自一
說即非一
先生曰心齋善發人緒山善汲引人龍溪善省悟
人皆吾所不及
昔江右有大巡嘗示學者云人要常自省省得不快
不求果坦蕩蕩斯爲君子一有戚戚便是小人安

得不警策不勇往此最善諭

知學之友一嘆不進一恨未成先生曰進在自決成須自習不必數恨問如何自決曰向日思的今決不思向日爲的今決不爲向遇忿慾遇逆境消殺不得今決消磨潔淨怜悧這便是日新功夫問如何是自習曰引之猶起習得不起擬之尚動習得不動應後有滯習得無滯恍惚冗遽中有附有息習得精明不息積累將去必有成矣

古人簡朴故學易成後世紛華志行雜亦學若知此

寧省事以養心薄物以養性睽俗以遂志然後無
思無為寂然感通之地可企不然精神力量支持
未得必至傾逐此初學宜爾亦孔門夫我則不暇
之意也

可學對

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不可然則
何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不可學斯
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謂不可
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窒吾

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艱就易可謂善學也已

何不肯論

有來子者不肯學長者呼之以木石勃然色變則告之曰人不學與木石等子何不肯斥之以禽畜應忿不能堪又告之曰人不學與禽畜同歸子何不

肯求子乃從事於學研六籍採百氏十年無以娶於人也遇見子而告之故見子勸之學曰憊吾探百氏研六籍有年矣復奚學曰子謂之學世學也非古人之謂學也啟之以其方東子悅之不肯爲曰吾安於故曰子與賢者並立人敬子乎敬賢乎曰敬賢於斯安乎曰弗安然則奚而不肯吾樂於縱曰縱於愽則勞形縱於酒則傷神縱於名則董心縱於利則危身縱於忿則亂志縱於慾則殆而短折縱於懶僻則荒頹而莫根于於斯亦樂乎曰

弗樂然則奚而不肯求于猶豫曰子覺其苦矣求附其真樂乎人有倚沾沾術失倚茫茫那測事依依爾臨利害索索術終曰如斷如漂如有逐而弗寧學則如盤有針如夜行以燭如登春臺如遊名苑如探武庫明無人非鄉無鬼責其生也有畢其死也有聞陶陶然殆不知天地之為大萬物之為庶古今闔闢之為久求于悟乃從事於學數年而弗立見子曰是猶炫外也猶滯內也炫外者志疎滯內者用窒其惟精一乎子不見乎耕者方撥其

田人告之曰耕勤而穫遠若工一作而物數倍
人攻工不能巧歸視其苗則槁矣方棱其田人告
之曰工有能有不能若賈其息且倍一出而喪其
資矜歸視其苗亦槁矣其人悔之始一于耕遂以
耕裕東子問之乃一乎學數年而弗化見子曰是
非余所及也子謁者先生而問焉者先生不言者
也指太虛而示之東子默自詳焉有非有也無非
無也去之靡往得之靡將其昭昭不息乎其蕩蕩
無方乎生生化化其無窮乎見子曰子能是則肯

之至矣

思學解

學以思乎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學非思乎門木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又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然則學將何適乎從其必思耶馳求力索玩物而喪志者聖人啟之也從其不思耶寘其心息念泯蕩而滅物者聖人啟之也解之者曰聖人之言因病而藥也世固有不思者其弊然是故語思以救其偏也亦有

過於思者其弊矣然是故語不思以救其偏也曰道之所貴者中偏斯氐矣未有以偏而救其偏者也辯之者曰其未得也則思之其既得也則無所庸思矣故思也者為始學言之也不思也者為成學者言之也曰夫學一而已信斯言也本末始終二矣夫謂以思無益則未有庸思將也夫謂弗思胡獲則未有無思時也然則學將奚適乎曰無思本也思適用也君子立本致用者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本體也

學問之道求復其本體而已故自本體而言無思無爲感而遂通自其功夫而言本無思也非思則憧憧往來矣本無爲也非爲則昏昧放逸矣然思無思則何思矣爲無爲則何爲矣故曰做得功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功夫此始學之事也本體即是功夫功夫即是本體此成學之事也是故言思思即學也言學學即思也思學並言則習而存之之謂學無時而離者也究而通之之謂思有時而感者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斯救

偏之說也書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念即學也即思也思則得不思則不得故曰思者聖功之本思在我者也後儒之學每欲懸虛而思遍物而格思在外者也此思學之辯也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然則周公非聖人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思之勤耶曰知此則知聖人之學矣夫周公制禮作樂監二代而成周之盛制必將參諸衆酌諸己散其範圍而弗過也曲成而弗遺也傳之世世而無弊也豈必先事而可以預思之乎亦豈徑

學而可以漫行之乎是故聖人全其本體者也本體無體不可定也應用無方不可窮也故雖聖人必有兢業不息之誠有極深研幾之功而後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也彼謂先無所思者離乎體者也後無慮思者離乎用者也離乎體者着物之學也離乎用者着空之學也着物着空其可謂之思乎其可謂之學乎

格物論

物者身之物也家國天下之物也統之者心也發之

者意也覺之者知也非知則無物非物則心與意不可得而見矣心意不可見則明德親民之道幾乎息矣是故心至虛也物至實也實不生於實而生於虛故曰心外無物物外無心其本體也渾然至善者也動而後有不善善與不善未嘗不自明也學問之道去其不善以歸乎善而已矣故心其體也意其動也知其明也物其事也去其不善以歸乎善則格矣是故心者物之體也體立則物明心未嘗有其物也心有之是寘其體矣意者物之

用也用行則物彰意未嘗滯止物也意滯焉是泪其用矣知者其明照者也照之而是則行弗行弗格也照之而非則去弗去弗格也故格其心之物謂其不可倚也愈虛則愈精極深之謂也格其意之物謂其不可欺也愈精則愈虛研幾之謂也格其知之物倚歟欺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付知也戒慎恐懼通乎晝夜而知則無弗格矣是故博學學而格也審問問而格也慎思思而格也則辯辯而格也篤行行而格也格之于視聽視弗明

聰弗聽未格也格之于飲食飲食不知其味未格也格之于動靜動而有動靜而有靜未格也爲人子而未止於孝爲人臣而未止於敬爲人父而未止於慈爲人君而未止於仁與國人交而未止於信未格也考諸三王而謬建諸天地而悖質諸鬼神而疑百世以俟聖人而有惑未格也格之由是也則知致而意誠矣意誠則廓然太公而心正矣心正則物來順應而身脩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家則家齊矣以其廓然而應之于國則國治矣以

其廓然而應之于天下則天下平矣是故語其廓然于己也謂之明德語其順應於人也謂之親民語其廓然順應而無聲臭之可言謂之至善

儒釋辯

或問陽明先生於佩曰其學動稱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

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非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于南臺善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餘月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憝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賛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忽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為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執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彌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然在

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
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
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
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
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有
主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
以虛爲禪而必以弗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
魂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弗清矣藩籬
格式足以掣人之肘而弗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

辯曰儒釋之虛離世遺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日用虛而實者也故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是故靜無弗具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曰體物不遺是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將靡弗存是故無方無體虛之至也至虛而後不器不器而後無弗能

義利辯

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辯吾嘗辨之人弗明辨之已弗

明何如曰子奚辯曰人皆曰是從而考之未然也人皆曰非從而考之未然也是辯之于人弗明矣自謂是矣而人弗與自謂非矣而人弗應是辯之于已弗明矣曰古之所謂義與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辯之則其所是者似是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非也不考其人則失實不考其實則失人矣是故奉檄而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奉之賢不能不失

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可見也忠不可
見也故雖商受之暴不能不轉移於閎夭其幾微
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也過可文
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所不聞
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然則
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也
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
非矣是故有精義者也有近於義者也有尚利者
也有近於利者也有義而利者也有利而義者也

精義者何聖是也近於義者何賢是也罔利者何蹠是也近於利者何俗是也義而利者何湯武是也利而義者何桓文是也故知堯然後知堯歩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以周流知顔非以簞瓢也以歩學堯非堯矣以趨學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以簞瓢學顔非顔矣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罔常在利罔常形尊罔非義乎以其爲巳則覇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

矣故古之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為而為者義也有所為而為者利也此依心體與依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為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則聖學其庶幾矣

正學篇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之奈何曰講其正者

而趨焉講其偏者而避焉則庶乎其所差矣是故有聖人之學有賢人之學有楊墨之學有子莫之學有告子之學有荀子之學有鄉原之學有管晏之學有莊列之學有老佛之學墨子之學偏於仁者也楊子之學偏於義者也子莫之學偏於非仁非義者也告子之學偏於內者也荀子之學偏於外者也鄉原之學偏於非內非外者也管晏之學偏於有者也莊列之學偏於無者也老佛之學偏於非有非無者也故可以仁而仁可以義而義則

正乎仁義矣內外道外外外道內則合乎內外矣有未嘗有無未嘗無則超乎有無矣正乎仁義者中之謂也合乎內外者誠之謂也超乎有無者神之謂也致中者賢人之學允執厥中者聖人之學也誠者聖人之學誠之者賢人之學也養神者賢人之學所存者神聖人之學也夫道一而已何其不偏謂之中自其不二謂之誠自其妙用不測謂之神其實一也而學之者一何哉彼數子又皆不世之英豈謂其偏而爲之亦固以爲全矣然念有

所重旨有所宗則陷於一偏矣故有意於爲仁則入乎墨矣有意於爲義則入乎楊矣有意於執中則入乎莫矣脩乎內則入乎告矣脩乎外則入乎荀矣脩乎內外而有媚世之心則入乎鄉原矣有而着物則入乎管晏矣無而着空則入乎莊列矣有無不着而離乎世則入乎老佛矣曰聖人之於善無弗取是故於管仲則稱焉於老子則師焉賢者然後距楊墨闢老佛曰否孔子於管仲稱其仁而小其器稱老子爲龍然龍非一也易曰乘六龍

以御天又曰六位時成旦聖賢何心哉彼其以之自爲則過人遠矣而曰以易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墨楊皆荀皆可乎皆管商莊列可乎皆鄉原老佛可乎夫鄉原亞於時老佛近乎聖世尤非免者也聖人見南子受陽貨亦有可非迹有可刺而鄉原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老曰玄聖人亦曰玄佛曰寂聖人亦曰寂是非同異之間非知道者其孰能辯之曰古之學有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者何如曰此偏而正者也學夷而失夷則以隘爲可學

惠而失惠則以仕爲通矣學者而失身則以王爲
覇矣是故君子弗爲也曰今之學有名節者始乎
德行有刑名者始乎政事有詞章者始乎言語有
訓詁者始乎文學則何如曰此正而偏者也學德
行而名節非德行矣學政事而刑名非政事矣學
言語而詞章非言語矣學文學而訓詁非文學矣
是故君子弗爲也

研幾錄跋

是錄山居諸友紀其所嘗聞耳錄成貳守劉晴川先生至訪離山乃命工鋟梓僑適順歸自公因謂諸友曰循是修之可以入德可以上達矣執此而謂先生

之訓止是也則諄諄懇懇引而不發之意孫矣弟僑跋

萬曆丁巳歲人日曾孫茂杷茂槮重刊